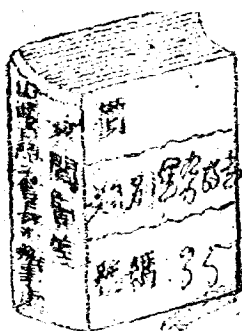


戰場就是課堂

垣、翼戰鬥通訊選集



編部治政區軍岳太
行發店書華新岳太

目 錄

第五保衛門互助組	革繼
續編「奮鬥團」	克仁
真身伴敵四十二	曾輝
龍曲村殲滅戰	朗德
打開鐵門	沙騰
陽城担架隊建立功	何微
子弟兵和父老親	卓飛
一家人	克仁
將軍一六三團二連的新年	張啟
解放垣曲城	方琦
轉世國五槍中五敵	宋明
模範原萬名	馮立
牛鬍毛和劉雙國	革繼

黃河灘上解放將軍

戰鬥英雄原同根

副排長楊金川

神槍手張啟昌

第八金

兩挺機槍殲滅兩個連

勇敢的偵察員岳天順

陳得福

敵人傷兵奪機槍

小陳元

編審得

回憶李萬金

活躍在坦曲前綫的陽城担架隊

修新

章飛

王如林

楊俊

張仁

三〇〇部二連

王如林

張奮

章飛

崇明、志槍

張奮

劉平

劉平

焦五保戰鬥互助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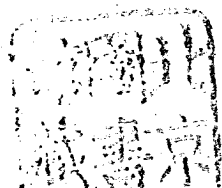
帶領新戰士的模範

※ 革 飛 ※

「戰場就是我們的操場課堂」，這一句格言，說時容易做，難。而十九歲的青年焦五保却創造出光輝的戰教結合的範例，帶領新兵就打了一漂亮仗，並且他參軍才一年多，在晉南、豫北、同蒲綫、白晉綫和平漢綫，他都打過仗。班長車龍玉讓他擔任了互助組長，組裏連他共三個人，隨北方參軍兩個月來，沒有打仗的經驗，龍洞山十八歲，身體很弱，剛參軍就要出發打仗，班長帶的那一組，也全是三個新戰士。

行軍是分班做飯，班裏的值日，焦五保自動給包啦！他的手腳很麻利，行軍一到那，借鍋燒湯、鬧柴火，捍麵……不等別人伸手他就把飯做熟了。

第二天，天不明，五保又是一個個人起來做飯，班長要叫戰士們起來幫助他，他便阻止班長說：「你叫大家多歇會吧。起來幹不了兩下，行軍又跑不動啦，我多幹一會沒啥」。班長戰士們都說：「咱班享福了五保同志，都該掛起嘴不吃飯哩！」可是每天行軍到下半年，戰士們却累得走不動了，五保同志的臂上又扛着三支槍。



自陽城出發的頭一天，全班領了十幾斤麵，五保整扛了一天。黑夜班長動員大家要自動換班扛，可是沒等班長說完，五保就說：「不要叫大家扛啦，我扛着麵可痛快，只要咱班沒有一個掉隊的我心裏就高興了」。五保同志屢次的這種叫自己多吃苦，叫新戰士多休息的事，把新戰士感動了，誰也不怕疲勞的參加了勞動。周山同志說：「五保對我們可真够好啦！跟親兄弟一樣的親，甚會認好。能談的話都談了」。他一個人談出了大家心裏的話。五保真成了全班的支柱，戰士的依靠。焦五保在行軍中這種吃苦在前，的模範行動，打定了隨時工作堅固的物質基礎。

到了城前，五保和團部參加戰鬥英雄會議，回來在連裏下決心說：「這回打仗不但要完成任務，並且要把新戰士帶好……」，他還和新戰士個別地作了解釋和談話。

他們營是預備隊，在西關休息的時候，敵人往他們陣地上打炮彈，五保便一邊幫助周山、北方做工事，一邊給解釋說：「不要怕，砲彈是呲呼勁人，炸住人可不容易，只要把工事做好，隱避下不動，一點也沒問題。」敵人向那裏打了幾十發砲彈，王保法因為工事做的不好，負了傷，其餘工事好的，人都沒受傷，周山首先感覺到了：「工事實在頂用哩呀！五保說的真對」。登城的時候，子彈、吱吱的在頭上飛過不停，吓的周山心裏只是跳，好像每一顆飛的子彈，不是離頭四指，便是一扎，五保就向他解釋：「子彈飛的高哩！黑夜他打不準，只要動作迅速就險些，放心上吧！」說罷，五保捷足先登上了城頭，真是只要老兵頭前走，新兵胆小也敢跟，周山、北方也緊着上去了，一直到登上城頭，不知頭上飛過多少子彈，沒一顆打到周山的頭上，周山有些放心了。可是一進城以後，我們的和敵人的輕重機槍，手榴彈，在全城裏發的咚咚的，周山同志頭皮只發作，不知該怎的好。五保同志向他談：「不要怕，只要跟着我保險有辦法，亂打過仗，掉隊可要吃傢伙哩！」這幾句話向吸鐵石一樣，把周山和北方緊緊吸在了五保跟前，盡前邊中五保不等他們掉了隊，反覆的不間斷的說這幾句話，說的周山只怕掉隊吃傢伙，心裏只

響娃娃！可是就這些孩子腔真把敵人嚇怕了。

敵人第三次衝上來了，一排子彈手榴彈吃飽了他，殘敵跑開，礮堡，四班乘勝首先衝上礮堡去。越打越響了。礮堡上的敵人被消滅了，九班在這担任警戒，自八班剛那個礮堡，跑出一股敵人，崗上一看見就要求班長要打，班長說他沒經驗不叫打，五保却覺得新戰士自動要求打槍是可貴的，捨不得放棄這個鍛鍊他的機會，就說：「班長！他想打哩，你讓他打吧。多鍛鍊鍛鍊，下次打他就壯大了。」

同山「叭！叭！」向敵人打了七八槍，看見敵人亂爬亂抱的，自己高興的只想着：「一定是叫打掛彩了吧。」

同山打能懂，又想試打手榴彈哩，黑夜哪裏開鎗的，自己打了幾顆手榴彈不知是怎樣打的。五保允許他打了一顆手榴彈，這一下可看的清清楚楚的了。

他憤不自禁的說，「噢！想不到我今天也能跟上打仗了！」

打仗回來同山說：這次開始打仗，我是啥也不懂，五保帶着我打這一仗，就懂得了一些，下次就胆大了。」

撲滅「奮鬥團」

克仁

「奮鬥團」這隻血腥的魔爪伸到遼西以後，遼西人民平安的生活被打破了，生命受着殘酷的迫害。這個可厭的名字，在人們心的深處，已激起了不共戴天的仇恨，血債記在它的名下，還早要他們用血來還。

它是幾個關特和封建地主組成，有武裝團員六十多人，禍首靳成功，他領導進行着倒算的勾當。他們官冕堂皇的叫「奮鬥團」，門前裝璜着「慰問團」的招牌，圖記上却刻出了豺狼的面目是「與商人民反抗算老賬復仇大隊」。作爲他們搶掠劫殺農民的藉口就是：「你們的東西都是我的」。不知恥的向農民威脅着說：「八路軍在裏你們窮人翻身，如今是咱們翻身哩！」因此，「通八路」、「暗八路」、「農會」等等名目，只要他們給誰頂到頭上，誰就會遭到監禁、槍斃、活埋、暗殺、倒算、劫掠，乃至滿門抄斬。

黨人皆知，通敵叛國、罪惡昭彰的頑曲漢奸顧子侯中和，九月二十九日他們却舉行盛大的追悼會，在追悼會上他們對人民進行了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的公開屠殺，會前殺了十個無辜

農民，會終又殺了十一人。人民是清清楚楚的看這這錢子手們如何殘無恥的把人民的弟兄「祭」了罪大惡極的漢奸，他們的熱淚抑制而流在肚裏，內心却燃燒着萬丈怒火。

他們吃喝着人民的血汗，又張開血口向人民「倒算」外，他們還用着那塊血腥的招牌，向人民強徵銀錢，逼交款項，每兩糧銀口二米，並且沒王蜂的向人民叫聲着：「你負擔不起，把牠給我拿出來」。鴨子村的貧苦農民鑒正鎮，除給倒退出石六麥子，附加利息一石，還要獻給一隻豬。在三月零七天「奮鬥團」的統治下，現週已派了四次糧，謝村×××家繳過三石三斗糧食，款項五萬元，並担着無限制的勞役與勒索。日缺三餐的農民，却把他們養活得肥頭胖耳的。但是這曲人民緊緊的記取着一個真理：「滿天陰霧總會被風吹散的」。

本月五號晚二十四時，人民解放的旗手，終於逼進了西城，手榴彈的爆炸聲，給「奮鬥團」傳去了他們的喪音。當他們慌張的從惡夢驚醒起時，緊閉了大門，怎擋住牆頭上翻過來英勇的八路軍戰士，手榴彈的煙硝已燒紅在院裏，「奮鬥團」變成「憤抖團」了，他們龜縮樣的縮在屋角裏。八路軍的戰士高喊着「繳槍吧！」壓到西城樓上的特務們「奮鬥團」的同志「堅決抵抗吧！我們援助你」的聲言，從窗櫺裏扔出了他們的武器，戰士們衝進了他們的房子，當寒光耀目的刺刀閃在那些身著綢緞錢銀的「奮鬥團」軍官們的臉上時，他們卑怯的驚呼着「不敢鬥」，一個個從屋角、櫃底下被拖了出來，滿身掛着蛛絲。人民用慶幸的目光，看着個個俯首就縛。

單身俘敵四十二個

◇青 島◇

記小八路吉學成的英勇機變

吉學成，偵通排的通信員，年方十八歲，是一個年輕勇敢的小八路，個性堅強，不甘人擺佈，一聽說要打仗，他連飯都吃不下去，背過排長，單人獨馬暗帶通訊上火綫。偵察敵人的動靜，勝利中捉回俘虜，這，在他過去，曾不是做了這樣的一次。

六號黃昏，趙家嶺的敵頭企圖逃竄，團長得到這個情報，即令吉學成通知三連來追擊敵人，他就飛奔到連上，隊伍在剎那間集合起來了，跟隨吉學成防過一道小河，朝趙團長指定的方向追上去。

突然聽見前面有自己在喊：「敵人跑遠了！」連長李振英不得不改變計劃，帶上隊伍埋伏在另外的一個陣地上，準備伏擊敵人。

吉學成在歸途中懊悔看一樁事情：「媽的，今晚又撲了一個空，我這支『鈎鈎』槍啥時候才可以換掉呢？」

大家剛合住眼，外面的槍聲響起了，連長王鳳祥喊叫大家說：「黃河灘上又有敵人」。已經與咱們的隊伍接了火，趕快起來集合。」

吉學成躺在谷草堆裏，正在思想着未完成的事，聽見排長的命令，跳起來拿了一支步槍。

八顆手榴彈、一個乾糧布袋就往外跑。

這時，副指導員呂志忠正在村頭與四連商量策應敵人的辦法，該排接受了任務後，即向落既定的目標出發了。

吉學成一個人打了前鋒，兩班人亦跟蹤而來。經過一個小丘，來到離溝裏二里多路的河邊佔領陣地，四下觀望，見索裏的敵人百十來個鬼頭鬼腦的迎面而來，企圖逃竄。

月色底下，一群黑影在離他們不及二百多公尺的地方移動着，吉學成首先接近敵人，拉好手榴彈的火綫，目不轉睛的凝視着敵人羣，大聲問道：

「誰？哪一部分？」對方沒有答上，並反問他：「你是哪一部分？」

「哦，部隊。你呢？」吉學成很快的答上。

敵人發生恐懼，沒有人發言，扭頭就走，吉學成隨後就追。

已經是接近敵頭三二十公尺的地方，他即向正前方扔了一顆手榴彈，敵人沒有反擊，立刻聽在一個土樑背後，架起一挺輕機槍準備向他射擊。

在她的側面，又有三十多個人，企圖藉機槍的掩護，來擺脫他們的惡運，爬起來就向前逃却。

吉學成這時自以為是被敵人包圍了，在他思想土掠過一陣混亂的時候，下了犧牲的決心：「反正我是活不成了，但我却不能白白的死去。」因此他更迅速、更猛烈的扔出手榴彈。趁着煙霧，躍上土樑，拖過這一挺機槍，拉開閘鎖，對準敵人說：「狗爺的，那個敢動，誰動打死誰！趕快繳槍，推一個人出來，排起你們的隊伍。」

這時敵人已喪失了鬥志，他們排成三列橫隊，聽着吉學的成的擺佈。

機智的吉學成，看看後面隊伍還沒到，便一面喊着：「四連掩護，這裏已經捉住一群俘虜。」

！」「商站，在俘虜的左翼，還着極嚴肅的命令着他：『前面滿裏村就是我們大陸的駐地，大家規規矩矩，那個黑塔往南走！』」

走在路上，他又向俘虜進行工作，勸慰他們說：『老鄉，不要怕，你們絕對不殺俘虜，俘虜過去也是被土匪買真一抓去當過兵的，後來覺悟過來，便逃出參加了八路軍。我家裏的叔父，在察縣被中央軍殺了，父親因此活活氣死，只剩下個四五十歲的婆娘，還在濟源，至今還生死不明。我要替老人家報仇。幹中央，軍誰願意買上命再打自己的人？還是投歸八路軍好，你們願意回家，給發路費，想工作，想學習都隨你們的便。』

他的話把幾十個不言不語的俘虜提醒起來，其中有一個俘虜說：『俺們沒有別的心思，俺的性命就在你的手心裏，只要你能够開恩，你說怎好就怎辦。』

他一邊和俘虜們談着心，一邊提心吊胆的迅速的走向村莊。路上遇到了四連的指導員帶了一排人從這裏經過，吉學成這才找到靠山，向指導員要了一個班，幫助他押送。等到看見村門上站立着自己的哨兵時，他就讓那一班走了。但是進了村，隊伍都去追擊敵人，他就機智地將俘虜安置在一個院子裏休息起來，他勸了下手人數，整四十二個。第二天，四十二個被俘的人爲了謝恩，還派代表給他送了些禮物，被他婉言拒絕了。

記曲村殲滅戰

◇剿撫◇

忽然曲村鎮的西北角上，冒起明亮的信號彈，霎時變成三團紅藍的火球，從半空中迅速降落下來，它給人帶來了一個喜訊：同蒲支隊健兒在元旦早晨兩點鐘時，突破敵人的前線，登上曲村鎮的堡牆了。

曲沃（愛鄉團）自營防禦陣地到達信的程度，從八月到現在，他們強抓十萬多尺伏，才築就曲村陣地的一半計劃，修了周圍七百二十公尺長的外壕；堡牆高達四丈，還有些峭壁和各處。除夕的午夜，當西北角堡牆上的敵人，發覺我們偵到他們附近時，還極端狂妄的辱罵。『三個豬、一百斤粉條已準備好了，想吃了就上來吧！』我們的勇士們一面心裏在暗笑，一面把重武器架在離敵人堡牆五十公尺的地方，隊伍一股勁前進到堡牆邊，洪洞的民伕們也緊張的把十發手榴彈運到了外壕邊。

我們的砲火一開始向砲堡射擊，就把敵人趕出來了，但他們又伏在堡牆上抵抗，我們投彈的手榴彈，像飛蝗一般的向堡牆上飛去，連長楊牛榮一氣扔了一百多個手榴彈，拉火線把小堡牆也勒了一道深痕。手榴彈的火光把堡牆上燃燒得如同白雲一樣，敵人火力完全伸不出來。三丈長的梯子插到外壕裏，又送到堡牆上去。突擊組長趙修義和五個組員，不顧深淺的跳過外壕，敏捷的爬上梯子去，當爬上到最頂時，才發覺梯子比城牆還低八九尺，在火光裏，人們看



真把他身子一蹲，小突擊隊員李光東就爬到他背上，他又站起來，把他送上盤階去。六個英勇的突擊隊員，都乘着梯子登上盤階了，捉住了三個敵人，其餘的敵人逃得不見面了。

西堡牆的敵人，沒有想到修了四個月的前沿陣地會如此迅速的被突破，他們想恢復已被我佔領的陣地，一個一個的跑過來。突擊隊員們沒有手榴彈了，就端着刺刀迎擊敵人，來一個便捕捉一個。當堡牆下的敵人正式組織反衝鋒時，突擊隊員已經有了手榴彈，他們順利的把敵人打退了，接着隊伍就陸續越過堡牆。

突破前沿以後，敵人第七連和第八連分別據守着兩個大院子和一個碉堡，等待天明時再抵抗敵人的增援。當我們的突擊隊員再次衝進敵人第七連據守的院子又退出來時，砲兵們就對院子轟擊起來了，砲彈的火星燒着了院子東北角的小樓，火勢逐漸擴大起來，戰士們向敵人喊話，告他們不追究力才他們的辱罵，也不追究往日他們對曲翼人民的殘殺，爭取他們繳槍。敵方仍作無用的抵抗，一會兒，小樓燒垮了，十八個頑軍完全燒死在下面，嚇人的黑烟和無情的烈火愈加熾熱的向兩邊大房撲去，第七連敵人面臨着全部死亡，敵連長和一個排長從屋簷上打開了一個洞口，想爬出來突圍，但剛跑了幾步，就在我們的機槍射擊下栽倒打。事實證明，死守和突圍都是無濟於事的。剩下的六十多個敵人，終於全部繳了槍。一個頑軍排長說：「怪不得老百姓都罵我們頑固哩，我們連長就是個最頑固的東西！」

戰士們毫不疲倦的繼續殲滅敵人，敵第八連營部的院子東西北三面是一片開闊地，我們的機槍準確的封鎖住敵人的槍眼，機梯組的組長董天德，在通過西邊開闊地前兩分鐘，向七個組員作了有力鼓動，從石頭塔塔聲放的戰士龍萬銀發出莊嚴的誓言：「不管敵人打的多兇，『也要把梯子搭上去！』」八位勇士抬着三丈長的笑臉梯子，如狂風一樣的穿過二十多米遠的開闊地，彈雨沒有阻止着他們，他們的動作是那樣的迅速熟練，沒有幾分鐘的時間，就將梯子架起

敵人高聳的房脊上了。牛化三在山途腿上就帶了傷，他咬著牙支持到完成任務，敵人從槍眼裏往下摔手榴彈，龍萬銀以神速的動作，把幾顆冒煙的手榴彈拆過一邊去，保障了大家的安全。馬上，走過六個突擊隊員，敏捷的登上梯子，在房上挖洞，給房內敵人送進手榴彈去；一邊又喊話爭取敵人投降。敵人未敢再作抵抗，機槍、步槍、擲彈筒一齊從門窗扔出來，全連敵人投降了。他們迅速排好隊，共是一百二十人。剛投降的連長，隨即又向村東南角竄去，郭靈有他的一個班也繳了槍走下來，都保全了性命。

就這樣，曲沃「愛鄉團」最精銳的第三營被我們消滅了。

打開獄門

沙 藤

我們攻垣曲城之役中，彈片的橫飛與短促的槍聲，給久囚在獄裏的農民帶來的不是恐怖而是興奮得通體血液的緊張沸騰，囚徒們的心裏，皆暗暗祝福八路軍快快進城來！

高高的圍牆，黑暗的地室，周圍像羆一樣，掉滿了鋒利的鋼釘，裏面傳出騷動的聲音。幾戰士張炳發爬到崖頭上，就聽見這個聲音，他以為裏面躲藏著蔣軍，喜悅的想：「可以抓幾箇俘虜。」他飛快的跑下去，高喊着：「繳槍不殺你！」可是裏面傳出一陣放縱的迫切的呼喊：「快快來救出我們吧！我們是被頑固抓來的老百姓呀！」

張炳發那敢待慢，立即奔向牢門，可是牢門上的大鎖攔阻了他，他使盡力氣握著大鎖轉來轉去，大鎖還是重甸甸的掛在牢門上，結果，他搬起一塊大石頭，沒命的向牢門上擲過去，「撲」的一聲，門倒下去了，撲鼻的臭氣便從整門裏衝出來，接着一群蒼白飢瘦的人擁了出來，拉住張炳發，在那深陷的眼眶裏，親切的淚水一點一滴的流到他的軍衣上。大家在一陣沉默以後，才想到他們每人腳上沉重的鐵錘未去，張炳發於是忙着推開了身旁的，我來了一把握斧子，一付一付的給他們敲毀了，他救出了二十七個莊稼人。另一個戰士李保恩看有一個穿單衣的囚徒，在那裏打嚏咳嗽，不由的轉身跑回去取了件大衣來，披在那個人身上，又

老皇戰士忙着取出乾糧帶，把鍋向囚徒們懷裏塞。這使他們感激的淚水流不盡了。路路腰二個送給垢面女人，她是到垣曲時發賣鍋日用的鹽油，被檢整無理的蔣軍硬說是八路軍的探子，扣起來遭了凌辱，他憤恨蔣軍的無理說：「天殺的蔣介石只會欺壓老百姓！」果落的一個翻身農戶，全隊被抓到監牢裏，他被救出來以後，立即跑到我軍指揮部道謝！

大家隨行時，他們高興的說：「我們在被難時纔想到八路軍會來救我們，這回果真是得救了！」

陽城担架隊前線立功

何 國

曲線戰役，陽城群眾組織了三百付担架，組成一個大隊，積極支援人民戰爭。其情其景，無不有像今天這樣高。

（一）前線立功

陽城担架隊是隨前方醫院轉送傷員，所以提出的立功口號是：「誠心誠意愛護傷員，保護受傷傷員們不受凍，精神愉快。」對於他們這個任務就是堅決以一切辦法來拯救自己兄弟的安寧。戰士梁保全頭部帶了彩，傷勢很重，担架員張月仁把自己的一條毛巾給他包在頭上，這位戰士負傷後，在戰場上丟了鞋子，張月仁又拿一雙鞋子給他穿上。過河的時候，橋上踏石上又斷了冰，不能通過，担架員張月仁光着腳從薄冰上過去，安全地把傷員抬到後方去。另有一個担架員郭小計，抬着傷員住在轉運站，有些傷員要小便，找不到便器，他就把自己的吃飯碗翻過來用了。就在這團深夜裏，郭小計的棉被蓋在傷員身上，他身上穿的較單薄，用焚火取暖，有人對他說：「小心凍壞了，把被子披上吧！」他說：「只要傷員能暖和睡一夜，我怕什麼？」郭小計的回答，顯然是關心傷員比自己還重的。担架員楊好成，對傷員簡直如同慈母保育小孩一樣，他用杓子小心的喂傷員喝開水。担架員高小江怕戰士的傷口凍着，把自己被子裏的棉花掏出來敷在傷口上，途中並買上麥芽糖給傷員吃。愛護傷員的事蹟不知有多少，傷員每人平均能拿到三條被子，確實保證了傷員不受凍。他們這種真情，同樣也感動了傷員。李從德說：「你們對待傷員如同親兄弟，陽城人民的覺悟真高！」蘇雲新說：「傷好後，堅決為人民辦

好！王振功說：「陽城是八路軍的家，你們就是我的兄弟。」

(二) 創造經驗

利用戰爭間隙，召開了担架中隊長會議。總結了抬担架的經驗。他們有抬、走、說、搬、四要素，但又能根據傷員的要求。

抬的担架要寬，能使傷員睡在上面翻身；繩子要新的，抬的要牢；架子要有脚，放下使傷員不着地。

走上坡傷員頭朝前，下坡足朝前，保持傷員頭要高，防止腦充血；頭部中傷不能走快，走快顫動大，頭更痛；胸腹部中傷大走容易吐，要小走，使不搖動；四肢中傷要走快，可減少傷員痛苦；重傷要不快、不碰、不搬；傷肩、彈片又存在肉裏，要走慢；不傷肩，肉肉無礙，走快無礙。

軍傷員，不可與他說話，保持他靜。要鑒於從其動作上觀察傷員要求，輕傷多與說話，可以減輕痛苦。

裝備：頭部墊高，足不宜伸出架沿，担架鋪墊要軟而厚，多給傷員蓋被子。

(三) 團結友愛

担架隊在出發的時候，陽城副縣長王世清在中隊長會議上，號召大家團結友愛，說：「在敵人們常說農民是一家，出了門要更親愛。」大家用事實回答了這個要求。

在行軍中，事務員楊小春就幫助炊事員挑了一天行李，在宿營的時候，他總是幫助其他分隊抬柴一起賞上。劉雪剛是個分隊長，他對自己分隊的担架員很關心，把自己的被子給沒有被子的蓋，睡覺時，自己睡冷處。半夜裏還起來給大家蓋被子。五中隊附薛維新，當宿營在良須村時，把房子讓給担架員住，自己却住在豬圈裏過夜。我們還可以從這樣一件小事去觀察他

們的互助友愛精神是無微不至的。炊事員爲了要煮行軍中，看到担架員帶的東西營養不一，時力也不同，他在做飯的時候，先選多帶糧食而體力弱的人的糧食用來做飯，讓體健的擔架員。

(四) 羣衆關係

他們是非常講究羣衆關係的，因爲他們認識到自己來前線是幹什麼的，他們有一個很好的小調，歌頌這個重大的任務，其中有這樣的句子：「共產黨領導開担架，蔣介石紅了眼，復仇倒算。天下農民本是一家人，湯城、鄧城更是緊鄰，團結起來大家一條心，消滅了蔣軍一齊翻身。」所以，担架隊住在鄧城良狐村時，郭長虎的房東老寡婆給煮滾漿，他們便把自己打半的餚送給她。劉有全失去羣衆一把杓子，賠了一百塊錢，羣衆很感動的說：「湯城老郭和八團軍一樣，紀律很好！」他們每在一處住宿，總是都要把屋內外打掃乾淨。

(五) 担架組織

湯城担架隊的最大特點——是一種戰鬥組織，每個班有一個民兵全付武裝，可以掩護担架員接近火綫，搶救傷員，又可掩護傷員安全通過危險區域。他們的一般組織情況是三三制，每三付担架爲一個班，三個班爲一個隊，三個隊爲一個中隊，三個中隊爲一個區隊，全隊爲一個大隊。大隊、區隊、中隊，都有政府脫離生產的幹部領導，每個區隊帶一個木匠，專司修理担架，每個中隊有一個醫生，一個宣傳幹事（小學教師），兩個皮匠專門爲担架員釘鞋。每班一個炊事員。担架員楊小白回憶過去被中央軍抓差時說：「中央軍在時，被抓差誰管家的困難，還得吃打挨罵。」今天是自願參加，生病有醫生，鞋破有皮匠，政府組織哨兵够周到的。

子弟兵和父母親

草飛

(一) 攔路

陽城下莊頭的老百姓，聽說野戰軍要往他村住，家家高興的忙着騰房子，打掃、生火爐，開鍋的，隊伍到的那天上午，全村老百姓集合着，在大路邊排隊歡迎，前邊放着一個瞭望哨，等了二回瞭望哨忽地跑回來了，「不對！不對，隊伍自小路來啦！」男女老少連忙跑到小路上去歡迎，營長教導員在前邊也趕忙下了馬，告老百姓說：「我們往上莊頭，老百姓一聽說不住退，慌急的亂開槍，」那不行，那不行，我們甚都準備好啦！不住還行。你就看大家這樣歡迎你們，也不能到別處住去！」一說亂喊着一邊就有人把馬攔着不讓走，彭教導員給解釋「我們七九連住你們村。」老百姓還是不讓走，非叫他們也住這村不行，教導員解釋不下，只得說：「我們先到上莊頭看潘隊長住的房子，回頭再到你們村來！」這樣才讓過去了。

(二) 借剪子

幾位住在上莊頭村，機槍一班馮金同志，到房東家和老太太借剪子。老太太滿口滿得滿嘴馮金坐下來說：「我給你取！」伸手取來一紙油紙非讓馮金吃不行，馮金貪錢不吃和老太太

太說：「你這大年紀啦，我還能吃你老人家這東西！」老太太說：「怎不能？八路軍救我出火坑，餓了身，你們吃點這算啥？」馮金還是用手推不吃。「老太太，你這上年紀人多吃點好的，身體健康。這油麵留着你吃了我心裏才痛快哩。」老太太被感動的掉了眼淚，一手擦着眼淚，一手遞着油麵饅頭，終於馮金沒吃，借上剪子就剪出來了。

(三) 送油炸麻糖

老太太心思沒了，又在家炸開了麻糖，機槍排正在家開會哩，老太太端着尖尖的一大盤子油麻糖進去放到桌子上說：「這回專給你們做的，可不能吃我的。」馮金就樂機轉了題目說：「康東老太太對咱們這樣好，咱們該怎樣報答人家哩？」戰士們被老太太的熱情感動了，發言份外比往常開會活躍，有的說：根本不能收老太太的東西，有的說我們多給担探担水來報答；有兩個同志過去認爲自己是外路人，既沒有家，又沒分上勝利果實，自己沒啥保衛的；今天都說我們要多打勝仗，多繳美國槍來報答老太太，下決心不怕自己犧牲流血也要保衛老百姓，又用手指着桌子上那麻糖說不打勝仗連那一盤子也對不起，老太太又被戰士這種患難與共的熱情感動的哭了，戰士們眼也發了酸，怕老太太難受，只得把禮物收下，讓他回去了。

(四) 勞軍報恩

機關院子裏的房裏，端着一大木頭盤子羊肉包子出去了，盤子裏放着辣椒、醋、蒜、芥末。

總是給誰家送禮，沒人在意它，一會兒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自動的集合在大街上了，芝麻醬、油炸麻糖、肉包子、紅白蘿卜……每家都自動端出禮物，有個老太太臨時才知道這個消息，趕緊跑回家裏開門捉了隻大公雞也趕來了。

鑼鼓喧天的迎着，老百姓排的隊喊的口號，到了營部的院子裏，還轉了一個圈。營長看看這熱烈的場面，沒法應付就自後門藏起來，彭教導員只得一個人在家支應，老百姓都在院裏站着，村幹部先進了家，教導員邊招呼邊說：

「老百姓這番美意我們接受，請你們勸大家把東西帶回去！」幹部說：「老百姓自動把東西送來，咱沒那本事把人家說的再取回去，」教導員笑着說：「什麼呀！還不是你們幹部搞的鬼，你們說勞軍，誰敢不拿上東西來。」好說啦！如今實行民主哩，幹部還能那樣專制。你能把老百姓說服回去，我們沒意見。」彭教導員出來向老百姓說：「我們是人民子弟兵。你們是我們父母親，該我們先去請父母親，結果你們先來看我們，這番美意我們接受，並也一定傳達給全體戰士，你們的東西不能收。」一個不能收激起了一片口號聲。「八路軍救我們翻了身，我們應當來報恩，這點小意思，一定得收下……」教導員揚着手叫大家停止，可是大家一直喊着不收不行，話也說不下去了。教導員才允許下一部份，這一下像黃河開了口一樣，誰也怕不收誰的，擁擠擠搶着全部都放下了，擱下一院子，教導員把雞頭出來說：「別的留下把雞留回去生產。」老百姓說：「你說的不對，雞能生蛋，公雞不生蛋，要是往常年你在咱村拔不出根雞毛來，如今毛主席號召老百姓生產，家家有雞，你們吃雞沒處？都是咱自己土裏養種的那還值些啥哩？」教導員就追問了一句「那油炸麻糖也是自己種的？」老百姓說：「怎不是？種麥磨成麵，種小磨壓成油，不過是自做一下吧！」老鄉便把東西全給留下，打着傢伙回去了。

（五）滿缸運動

營部把慰勞品發到連裏，就號召了個給房東担兩担水運動，結果戰士們就來了個滿缸運動。上莊頭村幹部到了外村，得意的說：「過去是家有男人，男人担水，沒有男人的女人也得担水。曾八路軍住到我村，女人不担水啦！男人也不担水啦。過去我村是過一坎年，掃一坎街，八路軍一住到我村成了天天過年啦！」

（六）打勝仗報答老百姓

隊伍出發去打垣曲，戰士們高興的說道是報答老百姓的好機會，這回不打勝仗，就沒法見上縣的老百姓，臉上就得包上狗皮則來，還有的說不打勝仗，就不回來。一路上排裏普遍醴醴着，我們一定要打了勝仗披上羊皮回來，總不能打敗仗，包上狗皮回來。

只要決心大，保險能打下，垣曲城被我們收復了，一六三團被我們消滅了，他們扛着一挺新繳的莫式重機槍，勝利的毫無愧色的又回到了陽城。

一家人

克仁



我軍某團六連的小副班，駐防在恩村姓陸的家裏，這家只有老鋪口，婆婆雖然沒說出「敵」的語來，心裏却盼着：「快點走吧，讓俺清靜兩天。」

部隊住了幾天

掃了出去。老太太心裏想：「這軍隊好呀！」

他們對八路軍的一舉一動都感到滿意，心裏奇怪的想：「這可不像中央軍住在這裏害人，好似自己的兒子轉回了家門，房裏院裏打掃的光亮亮的。」班長發

給修通了。

異的想：「這可不像中央軍住在這裏害人，好似自己的兒子轉回了家門，房裏院裏打掃的光亮亮的。」班長發

宗義看見院子裏有幾堆灰渣，就和戰士一齊動手

和戰士一齊動手

和戰士一齊動手

和戰士一齊動手

和戰士一齊動手

和戰士一齊動手

和戰士一齊動手

和戰士一齊動手

他們和陸老漢

夥用一個水缸，戰士們一看見缸裏沒了水，就告訴班長：「我打水去！」

因此缸裏的水經常

是滿的。

夜裏，白姓忠放哨回來，走到門口問：「清裏沒了草，」

「哈！哈！」的母親

他順便給撥上草。班長知道老漢沒草在村頭

他順便給撥上草。班長知道老漢沒草在村頭

他順便給撥上草。班長知道老漢沒草在村頭





銘崗，告訴全班的人：「不管昨夜裏放哨回來，都要去添一次草。」以後，夜裏再也聽不到騾子的叫聲了。



八月間秋禾熟了，老倆口在家裏談起秋收後人的事，大家聽見了，忙去討論這件事，大家都同意在遊戲時間不遊戲，幫助秋收。莊裏去了六個人，在一個下午

就給老漢剃了五個玉髮辮。

老太太的心裏

實在過意不去，

只要看見戰士的

衣服爛了，就給

縫補。一天白姑

患的帽線壞了，

被老太太看見，

就拿過來給他換

了一個新的。那

些被解放過來的

新戰士，看到這

種情景，解決了他們心裏的一個糊塗觀念：「

為什麼八路軍能打勝仗呢？就是因為軍民一條

心。」

老倆口從一樣一樣的事上覺察出：「這就是咱的隊伍」。

他們懷着中央軍抓走了他們的兩個兒子，他們願意還軍，恨不得叫自己



的兒子馬上回來參加八路軍。老眼昏花的老傭口常在戰士的面前，聽着：「我的兒子不知被誰的隊伍解放過來沒有？」



部隊出發的消息

被老傭口知道了，他個個像鍋上的蠟燭一樣的不安。隊伍出發了，他們躊躇的送出村頭，和隨的假皮，顫抖的嘴唇，說出：「你們什麼時候回來呢？」戰士們和老漢緊緊的握着手，安慰着他。可是部隊不斷的向前移動，老漢不由自己的跟了上去，不覺得一里二里地過去了，戰士們攔住了他，老漢默默的站在過去將軍修築的鋼堡跟前，看着自己的部隊像猛虎一樣的滾向前方。

蔣軍一六三團二連的新生

張啟

石頭地塔是蔣軍炮樓鋒利公路上的二個據點。這裏住著蔣軍一六三團的二連。

十二月初垣曲戰役時，我警五團二營組負了圍殲這個連的任務。

茫茫的月夜，楊連長帶着班排幹部，神不知鬼不覺的接近了敵人的碉堡，鐵道營外壕，爬到了敵人工事的邊沿，數清了暗礮工事的數目，抽了敵人幾個假地雷，又神不知鬼不覺的返回來了。

接着就派趙君義跟着守住敵人。

士工作着，從天黑自開始：半夜裏，二連下來換一連去休息。反正這時候是寧叫人鬧着也不肯叫傢伙停止，敵人的槍聲彈不時的打過來，而我們的戰士是聽到打來了，便爬倒一下，像炸後工作又繼續起來。還在拂曉前：已挖好將近二里多的交通壕，不少的掩蔽部和單人掩體；重火器的陣地在距敵碉堡不到百公尺的地方。

天大亮了：工還在做着，雖然眼看快要穿透第一道外壕，直向敵人心臟挖去。戰士們苦笑着說：「敵人呀！今天要活活的欺負欺負你！」……拔去了荒柴，挖進第一道外壕裏。圍攻來了，敵人依舊第二道壕，手榴彈不斷的扔出來；雖然我們同樣的以手榴彈「回敬它」，但平常的文書寫的外壕，阻礙着工作，找不到一點隱藏處。

勇士的面前是沒有困難的。五班長范合學同志，帶領班長江來七八條長槍，十幾顆手榴彈，以板倉為藍，稍加斂土，就這樣安全的通過去。

「挖呀！挖呀！挖過了第二道外壕，挖到地壕下去。」

在壕敵五十米左右，監視敵人的廖國華同志，被一顆手榴彈打穿了帽子，他扭過頭問排長要了個榴彈，笑着說：「好狗日的，打的準！再來一下呀！」

可是這事逗惱了我們的行手，大家吵着要和敵比一比。牛連魁拿着他的「三八式」，三個剛出了襁褓的敵人「砰」的一聲，前面的一個倒下去了，再沒有呼吸，……後邊的兩個，回頭就往烏龜殼裏鑽。

白立功王家全用小牛……都瞄準了砲台上的槍眼，不知是誰，一槍打中了一個正向外望的敵伙的頭上。

接着，砲堡的大小槍眼，都被土磚塞閉了，拿敵人的話來說：「整個一天沒有水吃，外面雖有，可是誰敢出去？」

時間到了，我們的突擊部隊已爬在外壕的前沿，我戰士找好了他的位置，砲口對準了目標，自動火器定好標尺，一切都已就緒了。照例在未攻擊前，是先要進行一下火力預試的。

砲和機關槍試了兩下。

「兄弟們！過來吧，八路軍優待決不殺！」「填曲城及周圍據點都打下來了；」連長快投降吧！再沒有第二條路子啦！」……陣地的東南角，出現了剛從王茅鉤解放出來的人在喊話，他的每字每句，比子彈還狠，直射入敵人的心裏，可也陣地仍是靜悄悄的。

「不管他，開始！」指揮員下了決心。

「轟轟轟！」三顆迫擊砲彈都落到敵人陣地前後，「噠噠噠！」輕重機關槍子彈直射在砲堡上。

總跟左右。

「打的好！打的好！」第二梯隊的勇士們，情不自禁的在喊出來。

「我們繳槍！同志們！不要打囉！」陣地上跳出了第一個手執白旗的將軍士兵，接續兩個三
個……百多個人都高舉着手，幾十面小塊白旗在招展。

「擁護毛主席！咱們都是一家人！」「歡迎放下武器！繳槍絕對優待！」……優方口號湧
成了一支洪流。

x

x

x

x

x

接續新整型的一門迫擊砲，一挺重機槍，兩油油的四挺白郎寧機槍。久友二十粒手槍，還有
五十多支步槍，一萬五千多發子彈，一部電話機……作了將軍感激我們解放他們的獻禮。

一百二十六個以連長為首，放下武器的新解放弟兄，很高興的和我們站在一起，使他們感到
愉快的是除了武器以外，誰也沒有要他們私人半點東西。他們從此獲得了光明，投入了人民的懷
抱裏。

解放垣曲城

（快板）

方靖

各位同志坐穩當，
我說快板大家聽：
您問說的什麼東西？
我說攻打垣曲城。

自咱的隊伍下了山，
沿途老百姓多喜歡，
旁的咱們且不說，
恩勞品堆的像坐山，
又燒水，
又敬煙，
還打鼓敲帶敲鑼。
步漢說：「人馬真不少」，
小侯說：「機槍大砲就是多」。
老鄉們說說笑笑多高興，

咱們的隊伍情緒也不錯，
頭一天同著來宿營，
團體動員開哄哄，
張三這次頭等英雄，
李四也不能當「稀鬆」，
王麻子可真了不起，
還要向黨作保證，
有的交出水筆和冀票，
有的拿出黨費證，
還急急忙忙票子點，
指揮員忙著記姓名，
交軍用，
還不算，
還要親來拈數：

響與響，

連與連，

個人競賽更是兇，

可以多捉俘虜多繳槍，

上級的命令堅決執行，

嚴肅紀律牢牢记，

不撓俘虜的腰包，

同志們決心紛紛下，

都要爲人民立功勞。

十二月五日那一天，

咱們開始來攻城，

大砲機槍轟隆隆，

把你的耳朵也都震響，

誰是英雄誰好漢？

砲火底下看得明，看得明，

四連有個王乃志，

一連有個隊長雲，

三連陳英他了不起，

雲金鑽攻城第一名，

大隊伍後邊響響，

一霎時衝進坦南營，

敵人吓破膽狗胆，

夾着尾巴溜得緊，

碰頭如搗蒜，

跪下來交槍，

有個副營長，

還有點頭固執，

看見快交命，

連下兩道令，

一隊回西門樓，

天明來援兵，

他把這話去欺騙人，

心裏原想送狗命，

不管狗日的多日，

終是比不上咱們強，

王司令真英明，

看清了敵人待援兵，

判明情況下決心，

判明情況下決心，

馬上就下命令：

「不讓敵人來喘氣！」

一股勁把他消滅光。」

七團首長得了令，

分頭指揮就下營，

一營中間夾抓心，

二三營中間夾得緊，

真是猛虎趕羣獸，

一氣把敵人消滅個淨。

驍馬得他二十二匹，

美造機關槍五挺，

俘虜一百三十六，

二十轉食子好幾把，

零碎東西數不清。

同志們個個齊喜歡，

老鄉們更是喜洋洋。

軍民齊努力，

解放垣曲城。

保衛延安起作用，

韓世國五槍中五敵

朱明

槍砲聲震撼了整個垣曲城，敵人被我軍的威力壓縮到城東北角，北城樓上發滑的一小股敵人，趁我軍轉移陣地的空際，沒命的向城外逃。可是往那裏跑呢？到處都是八路軍。

槍砲聲更激烈了，剛剛竄到城北一塊墳地的那小股敵人，再也沉不住氣了：一個傢伙剛舉起屁股從墳堆裏走到了坡邊的小路口，「砰」的一聲，被韓世國幹倒了，一動也不動的躺在地上。接着又爬起來三個，「砰」——「砰」——「砰」——還是韓世國同志的槍聲，三個傢伙又放倒了。

好久沒有動靜，城底下我們一個戰士，正去撥攷堆跟前敵人留下的那挺機槍，猛不防被敵人的冷槍幹了一下。

城牆的英雄們惱怒了，他們只顧下去，班長韓世國眼裏直冒火星：「餓的，只要小子出來，管保打發他回老家，非來一個乾脆剝索不行」。

敵人還是想逃，一個傢伙偷偷的向大坎堆爬來，剛一露頭，只聽「砰」的一聲，狗日的頭顱飛天了。韓世國同志叫着：「喂！看你跑？你不跑啦吧？」

跟着，勇士們乘勢衝了上去，剩下的敵人完全繳了槍，一個個都變成了勝利品，被帶了回來。

十二月八日於垣曲

模範原萬名

馮立

十二族第九團，
有個原萬名在二連，
今年他才十六歲，
自動報名把軍參，
一心想要殺敵人，
消滅敵人保家園。
參軍不幾天，
部隊要作戰，
同志們看他年紀小，
不願讓他上火線，
他聽此話不歡喜，
愁着眉，哭着臉，
堅決要求到前綫。
十二月四日那一天，
領曲攻敵據點，
他們班長負了傷，
大家氣的瞪大眼。

原萬名跑上前，
告訴大家莫慌亂，
班長掛了彩，
咱們頂住幹，
只要沉住氣，
一定把敵人消滅完。
說罷他就往前衝，
急忙衝到礮堡邊，
手榴彈往邊扔，
礮堡轟轟哄哄亂，
有的說礮槍投降，
有的連聲喚爹娘，
萬名們趕着敵人亂，
霎時就把礮堡佔。
戰鬥結束後，
大家都喜歡！
原萬名喜洋洋，
得了子彈整兩箱，
回到營裏總評判，
英雄榜上美名顯。

牛黑毛和劉雙圃

革飛

六號早晨，太陽升起一桿多高了，垣曲城內槍炮聲逐漸稀稀起來，喊話聲卻多起來了，戰鬥將要結束的時候了。一小股殘敵狼狽的直往城外逃竄。王班長牛黑毛同志看到這種情形，想到自己班裏還沒有一點繳獲，就着急的給班裏同志們說：

「你看」敵人跑了，咱們「兩個人繳一支槍」的計劃，一點也沒兌現，趕快追上敵人，抓他一把！」

他這一說，大家都着急了，像老虎一樣都跳下城去追敵人，只覺臂上少長兩個趙蹄。

北城牆外的一個碉堡內，還藏着幾個敵人，他們就往這個碉堡跟前衝去。

劉雙圃前一道又寬又深的外壕把他們擋住了，敵人看見他們衝來了，都躲躲閃閃的像老鼠一樣，牛黑毛全班同志，就蹬起了投彈的姿勢。

「快說吧，你們要活還是要死？要活就繳槍，要死咱就打過去！」

「繳槍，繳槍，我繳槍。」

敵人吓得一直發抖，前邊的兩個傢伙，一邊喊叫，一邊扭過頭看一個人，那傢伙大概是個班長。

「繳槍吧，八路軍是不殺」；大家喊了句口號，我們的X排長樂毅掏出手槍在敵人那個班

裏面的一楊，那傢伙趕緊就跪下了，其餘的也都接着跪下了，連盛頭帶作揖，都把槍舉得高高的。

可是這些傢伙乾舉着槍還捨不得放下來，劉雙園看得着急了，忘記了自己身上還負了兩處傷的，「通」的一聲跳下外壕，接着另一個戰士也跳下去，用手湊住張雙園的腳從亂坑內爬過去，後邊的幾個人都跟着一個一個的爬過。劉雙園不由分說，還住從敵人手裏奪了三支槍，牛黑毛奪了一支槍……九個敵人的槍都握在我們手裏了。

「同志！我們還能活麼？」一個被解放的燕軍問。

「放心吧！都是中國的倆個人，殺你幹啥？八路軍不說空話，我也是被解放過來的，要是八路軍不優待，我今天還能來這裏解放你？」牛黑毛同志就這樣乾脆給被解放的燕軍吃了一顆定心丸。

黃河灘上解放將軍

修業

黃河救援虜

紅鬃關的敵人被我們追擊得放了羊，很多將軍不顧死活往黃河內跳。黃河水勢兇險，幾個將軍落得半截身子，而且就要被河水沖跑淹死，七連副連長看見這種情形非常着急，不忍他們就這樣被河水淹死了，但一時又想不出辦法，躊躇道：「好我們的弟兄們呀！跳進黃河，不是凍死就要淹死，你們還不等快出來，繳槍吧，絕對不殺你們！」

一個將軍被水浪衝到淤泥裏，氣喘恐慌的問：「真的不殺？」「八路軍多會說過慌話？你看！」副連長說着用手指着他身子後邊「那一流流都不是你們的人在跟我們走？你不要跟蔣介石送死了。不相信我給你們敬個禮」。他說着手在帽沿邊舉了一下，這個將軍拿着槍從淤泥內就往外爬，通信員趕忙把他拉到河岸上。

其餘的幾個將軍正在淤泥內猶豫，看見這樣情形，也便拚命的朝岸上爬來，「一共七個人七支槍」。

另一個將軍被河水沖的迷了，眼看性命完蛋了。趙三才同志趕緊脫了自己的衣服，跳進黃河裏頭，不顧一切的把他拖出來，又拿了一雙鞋子給他穿上，「早知道你們不殺，早就繳了槍！」

韓廣們說着回頭看了看黃河和自己泥濘的身子，嘆氣說：「要是中央軍，他可不管你啦！」

送虜俘

三連文化幹事張德深同志和兩個戰士，帶着八個剛解放的蔣軍，和剛繳來的一挺機槍，往圍部裏去，半路上劈頭又碰上二十多個蔣軍，扛着一挺機槍正沒命的往前逃跑，文化幹事着急了，打吧！自己機槍上沒有子彈，又只兩支步槍，又恐怕自己帶的俘虜趁空跑掉，不打吧，這不惹眼看看到手的買賣，空空放過！他腦子裏一轉，下了個決心，「喂！站住！繳槍不殺！」他大聲喊。

敵人見我們人少，後面又跟着七八個俘虜，扭回頭來取機關槍，像是要抵抗的樣子，文化幹事便大聲吩咐後面跟的戰士，「柴克明，架起機槍打！」

柴克明「嘩」一聲拉了一下槍栓，槍口瞄準敵人，「誰動打誰！」

真的敵人不動了。

「槍放下舉起手來！」

扛機槍的蔣軍把槍放下了，接着十幾支步槍和兩支手槍，也都放在地上。

「地壕下面去。」

蔣軍一個一個到了地壕下面，文化幹事和兩個戰士收拾了槍，又帶上這二十多個解放了的俘虜，繼續往圍部走去。

老太太

兩個剛從城裏逃出來的蔣軍，藏在東鄰村邊的一個破窑洞內，一個是鞋跑掉了光着腳板，兩個人的褲襠內，都是裝着滿滿的稀屎。

三連靳建平同志，帶了一批解放的蔣軍，剛從前邊回來，就給碰上了，他就外面喊起話來：「出來吧！繳槍優待你，絕對不殺！」

窑洞裏沒有回話，大概是兩個人往一坨塔擠！

「出不來，就扔手榴彈！」靳建平又大聲的威脅。

仍沒有答話。

「轟」的一聲，靳建平的手榴彈在窑洞裏爆炸了，「別打了，繳槍。」可是光聽說話，不見人出來，恰好村邊站着一個老太太，靳建平同志，就央求她進去說說：「就說絕對保證不殺他，你是本地人他信你的話，是吓壞啦！」

「八路軍是寬大政策，你們出來看，坐下一壺都是你們的人」。老太太的話剛一停住，窑洞內走出兩個吓壞了的人，把槍給了老太太，老太太又把人領上見了靳建平，老太太笑着靳建平和他們說話。

樂着敵人全勁搗，
 呼呼一下衝上前。
 光德丟下盒子槍，
 來保奪下了重機槍。
 同根捉了三（頭沙）俘虜，
 交了支步槍新幫辦。
 同根帶着三俘虜，
 要交交給指導員。
 俘虜只怕要殺他，
 兩個撒腿就逃竄。
 同根同志多轉幹，
 眼明手快把槍端。
 只聽「叭」的一聲響，
 一個倒在地平川。
 這的優待他不愛，
 還要弄的吃子彈。
 × ×
 同根返到戰場上，
 退着頭回一傷員。
 同根無心害死他，

他才存了鬼心眼。
 拿着一顆手榴彈，
 一下拉了引火錢。
 只聽「轟」的一聲響，
 沒有炸着可阻險。
 來保同志起了火，
 端起刺刀就要穿。
 同根同志忙阻攔，
 班長班長你且慢。
 平時上錢常常講，
 執行政策最當先。
 如果咱要殺俘虜，
 頭後一定落不然。
 班長聽見這話對，
 明知不對就不幹。
 戰鬥結束往下走，
 同根心裏真喜歡。
 × ×
 方才打倒那俘虜，
 無端三連裝炸藥。

時根當成槍死了。
誰知傷的是傷員。
同根跑到他跟前，
問志同志叫一番。
你要若是不跑來，
那怕惹了這麻煩。
那個傷員只嘆氣，
啼裏說不出個所以然。
同根拿出救急包，
給他把傷口裏的膿。
同根拿出宣傳品，
又讓那個傷員看。
同根用手血擦擦，
口裏還是做宣傳。
傷員大大受感動，
頭裏流淚心發酸。
今天這樣受優待，
戰爭真也夢不見。
同根撤身準備走，
問志同志你聽言！

你且在這第一聲，
叫人給你到醫院。
× × ×
原同根，真勇敢，
人人對他稱贊。
不但衝鋒在前邊，
執行政策是模範。
在同蒲，在平漢，
在豫北，白晉綏。
一貫表現是勇敢，
八路軍的好戰士。
智勇雙全到處傳。

副排長楊金川

王如林

五八團五連三排，新戰士和小同志比較多，都缺乏戰鬥經驗，但楊副排長並不洩氣，他想辦法使大家獲取戰鬥經驗。

上嶺戰鬥時，敵人三挺機槍用密集交叉火力封鎖了三排的衝鋒道路，部隊不能前進。楊副排長就端起機槍，恨恨地壓住敵人打起來。敵人的火力被壓下去了，他放下機槍又跑到離敵人不遠的地方，「轟」「轟」的發射手榴彈把敵人的機槍打翻了，接着部隊就湧衝上去，敵人跪下把槍交給了小同志和新戰士。

楊副排長的戰鬥經驗是：當指揮上在那兒吃緊險要，就到那兒，戰士們看見排長在自己跟前，胆量更大了。衝鋒運動時不要走直線，不等敵人能瞄準你，就一下摸到敵人的跟前。繳獲敵人的機槍要繞到敵側面，猛不防一下抓住他的機槍，自己也可不受損失。捉俘虜要迅速兇惡，使敵害怕不敢跑，感覺跑不了。

在楊副排長領導下，三排的戰鬥力便提高了，這次選舉戰鬥英雄，三排佔了全連三分之一，全團戰鬥英雄八個，三排就有兩個，繳獲勝利品佔全團之半，捉俘虜佔全團三分之二。人人稱贊，楊副排長智勇雙全。

神槍手張啟昌

湯俊

——天台寺戰鬥小記——

今夜露咱們隊伍就把敵人包圍了，敵人一個營被迫從山脚下退到山頂上。

天明了，敵人憑藉着山頂上的砲堡，不時向我陣地反撲，企圖衝破。但每次被我們打退了。

這天早晨，三連七班副張啟昌同志，八槍打倒八個敵人，看得人高興得鼓掌喝彩。

「老李！你們連那個射手，真打得漂亮！」

「連王副連長高興得喊叫李指導員。」

「指導員，你看我再打幾個！」

張啟昌不慌不忙，瞄着一個正要往我們陣地上投彈的敵人，「呯」的一聲。那傢伙就倒下去了。

指導員和大家都高興得連聲叫起好來。

一會兒，敵人一個指揮官站起來指揮他們的殘兵，像是要衝鋒，指導員打了幾槍都沒有把那傢伙打倒。回頭叫：「七班副，你來！」

張啟昌還是不慌不忙得開住呼吸，瞄準那傢伙，又是「呯」的一聲，那傢伙手在胸膛上開

一下，也倒下去了。

二百米遠處，一個敵人正在那做工事，張啟昌喊指揮員說：「你看看！」話剛說完，「呼」那個敵人也滾倒一邊了。

張啟昌同志槍打得就是好，他在瞄準時總是靠前三步，大家都替他擔心，可是他槍一響，子彈就打中了敵人。大家就都叫他「神槍手」。

張啟昌同志是四川人，四三年被抓兵到閬錫山部隊，上黨戰役解放後參加我軍。他提起閬錫山來，可仇恨極了，他常說：「我要拿閬錫山訓練我的技術，來消滅蔣國軍。」閬錫山訓練下的技術，他一天天的越熟練了！

郎八金

張仁

郎八金，在四〇九部隊二營四連人人都熟悉。半年以前同志們對他的印象是：「愛吃嘴不怕難看的小傢伙」，而現在呢？誰不知道郎八金是二營的戰鬥模範。

打孟縣以後的沿路戰鬥中，因為他小，上級便沒發給他槍，可是郎八金卻癩了一股氣。在打敵人營部時，他徒手跟突擊組衝進去了，繳了一支步槍，搜索敵人時，他又從外牆裏拾了一個重機槍筒子。

在曲戰役時，二營攻擊龍山敵據點，郎八金又是第一名登上了梯子。在他組長崔秋保中彈擊梯敵彈如雨的情況下，他頭一個佔領了敵人的砲堡，最後在追擊中，他還繳了三百多粒機槍彈，不幸他的屁股上受傷了，但他沒有哭，仍照樣堅持着戰鬥。

兩挺機槍殲滅蔣軍兩個連

三〇〇部二連

十一月底，蔣軍三十八師一七七旅以一團兵力向我軍駐地西萬村進行清剿，當我軍有計劃的撤出該村時，蔣軍一進村，就像惡狼一樣，到處又槍，又燒，騷擾老百姓。不料我×部乘機擊敵後尾，使敵顧頭顧尾，兩頭挨打，被迫撤出西萬村。我二連高排長帶領一挺機槍向退敵阻擊，機槍射手王志坤同志，一梭子就打倒了三四個敵人，受驚的蔣軍像亂蜂一樣到處逃竄，可是不能逃出我軍的殲滅網。於是，二連的兩挺機槍集中火力來射擊，機槍一響，眼看清敵人像叩頭一樣，一個個的倒了下去，死的死了，活着的就向我軍全部繳了械。

戰鬥結束，被俘的蔣軍士兵，許志傑說：「你們機槍打的真準，像點名一樣那樣準確。」

勇敢的偵察員岳天順

王如林

七月九號的晚上，岳天順帶了幾位同志，奉令深入頑軍駐紮的王溝村去摸哨兵，一到村邊，他先讓大家在村邊休息等他，自己一個人手裏掂了兩顆手榴彈，摸進了一處老鄉家裏，問好了頑軍的番號、火力，及駐紮的房院，又攔說頑軍的一個團長在村邊破鞋，天順同志忽然心想：頑軍的，就一個人又把這個連長捉出來，又叫他帶路把頑軍全部消滅了，得了七支步槍，一個彈藥筒，捉了兩個俘虜，勝利的回來了。

上級清楚的了解了情況，就在七月十三日的晚上，部隊繞到敵人腹心處——南村，將駐紮在那裏，逼退了張茅公路上的敵人。

陳得福

張奮

揚起八團二連的小個子尖嘴巴的陳得福來，誰都知道他是個調皮鬼。他一貫吊兒浪當說「辦法」，「管理」。他從二班調到三班，又從三班調到四班，可是他還是那麼股勁。

要打垣曲了，陳得福喜眉笑臉的一天價叫着：「哼！咱這回可非換換這支七九步槍不行」。大家對他的話都不當真。

三號下午，連裏決心大會上，七班長說：「我要換挺輕機槍，完不成任務就不回來」。

金振喜說：「我要換我的步槍」。陳得福聽得坐不住了，就搶着站起來說：「我現在在大家面前宣誓，過去，我不好好工作，吊兒浪當說二話，大家都討厭我，這次戰鬥，我要換我的步槍，保險衝鋒在前，退却在後，戰鬥後看吧！班長，咱倆個競賽吧！看誰在戰場上勇敢，繳槍多，捉俘虜多。」大家都驚奇的看着陳得福。

六號那天晚上，二連是打八叉廟，山砲打的敵人砲樓上，起了一陣黑煙，敵人從砲堡的第一層下到了二層，我們的突擊隊在重武器的掩護下，衝到了外壕邊，敵人的機槍在拚命的抵抗着。一時跳板還沒搭好，大家着急的很，陳得福提着槍廳的一下跳下外壕，兩手舉起槍托，把跳板頂起。一擡子手榴彈打出一陣煙霧，弟兄們跑過了跳板，鑽進頑堡的狡猾的敵人，吃不住手榴彈，

三十多個敵人，殲了七個。

這時候陳得福在一丈多深的外壕內，乾急上不來，大聲亂叫，他費事巴結的登在槍頭爬上來，只見韓團兒，喘著咕嚕着：「快找槍，快找槍！」他跑進砲樓內，揀了一發子彈，往肩上一背，就走，嘴裏喃喃一步搶再：「快換吧。」

連上總結說：「陳得福這回可勇敢哩，一個人跳到外壕就頂起駱板啦，突擊隊馬上就衝過去。」

敵人窩裏奪機槍

革 飛

八月六號的黃昏，夜色漸漸濃厚起來，雲縣城西南的前仁里裏，住着敵人十七師五十一團吃過我們敗仗的一個營，他們小心的謹慎的用交叉火力把村周圍每一個可能進去人的路口都封鎖着，可是他還是四方八方分兵堵口，越有口子可鑽，一連張生貴同志帶着他全班的勇士們，以神速的動作，從村西邊突進去了，像一把鋼刀揮進敵人的心臟，敵人驚慌的打開了機槍，把西邊封鎖的嚴嚴的。可是張生貴班打進村當中一個院子裏，裏邊有五六個敵人被吓楞住了，張生貴就向敵人喊：「繳槍吧！不繳槍全打死你們，繳了槍受優待」，剛吃過打的敵人對八路軍是怕透了，只得一個個忙忙把機槍步槍放出院子，張生貴又命令他們向後退了幾步，回頭一看，哎！嚇了一跳，後邊隊部被敵人封鎖的沒有打進來，他馬上心裏想算着：這該怎辦？他機警的自後門出去偵察，一出門就碰上了敵人，那一部份？」敵人答語說是第四連，張生貴便很靈活機警的和敵人說：「我是第五連，自己人，不要誤會啊！」然後他就趕忙返回院子裏，眼看着幾十條步槍和幾挺美式機槍，實在捨不得再丟了，但「貪多吃不飽」，張生貴馬上下定了決心，悄悄的跟班裏人談了一下，把兩挺美式機槍扛上，又命令敵人：「在院子裏呆着不要動，誰動打誰……」然後帶着全班同志，迅速的把村南邊突出來了。

小陳元

(快板)

賀崇明
田志權

七團一營第三連，
我把陳元談一談。
陳元家偉大名縣，
家裏少吃又沒穿。
跟着父親到太原，
買賣作了一年半。
閻錫山抓他把兵當，
搞着他來打內戰，
解放區展開自衛戰，
子紅口上冒狼煙，
機槍大砲奪過來，
解放了受罪小陳元。
八路軍吃飽又穿暖，
老百姓家家把身翻，
陳元好比回到家，

在八路軍裏努力幹。
這一次攻打垣曲城，
他自動參加突擊班。
戰鬥一開始，
槍砲響連天，
機槍掩護往上攻，
梯子靠到城跟前，
吹起衝鋒號：
第一名登城的是陳元，
結束戰鬥開大會，
大家都稱贊小陳元。

楊蓉得

張 奮

四〇八部隊二連七班副楊蓉得同志，是去年桃寺戰鬥解放過來的，他個子不大，才二十三歲，一天不多說話，很像個大姑娘。

剛到我們部隊，因為對我們了解不夠，表現不大好，以後在上級和同志們的積極幫助教育下，他就進步了。工作、戰鬥，都表現的很好，以後就當了副班長。

去年十月，平漢綏陽陰戰役時，二連二三排担任主攻，七班是尖鋒班，戰鬥開始，楊蓉得同志掌握着機槍，在離敵碉堡二十多米遠的地方，子彈都打到敵碉堡的槍眼內，敵人不起來，二排長趁機衝到碉堡跟前，往槍眼裏塞進兩顆手榴彈，炸得碉堡都震動了。這時蘇指導員連往往碉堡上投了六個手榴彈，四個在碉堡蓋上開花了，敵人都畏縮到碉堡底下，等待着死亡。楊蓉得同志把機槍交給了二排長掌握，自己一個人到外壕邊扛上又高又大的梯子，一下豎到碉堡上，帶兩顆手榴彈正爬梯子時，不防槍眼內打出一冷槍，彈打到磚上，磚灰濺了楊蓉得滿臉，兩個眼睛被磚灰睜得睜不開，他身子順梯子跌下來了，正碰在下邊人的鋼刀上，他摸了摸屁股只說聲：「還是怎搞得？」就擦擦眼又爬上梯子，一顆手榴彈打下去，奪了敵人一挺白拉登機槍，接着後邊的部隊一下都衝上去，碉堡內十三個頭軍都向我們繳了槍。楊蓉得又連往幾個手榴彈，把碉堡打得黑煙滾滾的燃燒起來了。

戰鬥結束後，連裏選舉戰鬥英雄時，都說：「楊蓉得進步真快，戰場勇敢是塊範」，太行軍區政治部還給他照了個英雄像。

回憶李萬金

劉平

李萬金同志是我們殲滅天下第一軍時，才解放出來，參加我汾河部隊一營三連的一個戰士，初到連上就被連部請的吃了一頓飯，他回到班內驚喜的說：「我當叫我去有噉差事，才是請吃飯，這事可真沒見過，要是在中央軍內，連長叫你，只要不請你吃餐頭，就算好的。」

一天，他告訴指導員：「我可認識了咱八路軍囉，對誰有意見都能提，原來你說叫我提意見，我想當兵的却敢說當官的，可是後來見班裏人，一有事都提意見，我也提了幾回，班長都接受，有一回我說錯了，我們班長還給我解繃。要在中央軍裏，一說三瞪眼，誰敢瞞氣？他們那連長一天吃肉喝酒，不高興了就找當兵的出氣，那像你和連長給戰士們吃一樣的飯，打仗還跑到最前頭！中央軍裏不准抽旱煙，人家說抽旱煙丟中央軍的人，要抽就得抽紙烟，當兵的誰能買紙烟，只得偷偷在茅房裏抽兩鍋子。中央軍吃飯，一頓一個積子飯，（又粗又長像根積子的蒸餅）一個十兩重，够不够都不管。那能比上咱們？……我以後非在八路軍好好幹不行。」以後李萬金可真的積極了。

部隊要整訓，李萬金因為在中央軍十天半月不扔一次手榴彈，他只能投二十多公尺，可是他下了決心。白天黑夜的苦練，兩星期整訓以後，他就進展到四十一公尺了。

短曲戰役中，大家都下決心，李萬金也說：「這一次叫去那就去那，絕對服從命令，完不成任務死也不回來。」寨里戰鬥中，他趕走到最前面的第二個投彈手，這是敵人一個三團團部所在。

地。密集的機槍火力，打起前方一陣一陣的塵土來，最前面的馬成發同志帶彩下去了。李萬金敲掉在最前方，圍起來要投一顆手榴彈，打到圍牆上槍眼裏的時候，敵人機槍把他打倒了，臨死他大聲叫着：「同志們！衝呀！敵人快投降了」。不久我們就把敵人這個團都完全殲滅了。

李萬金同志爲人民犧牲了，這是我們解放戰士的光榮。

活躍在垣曲前線的陽城担架隊

劉平

參加垣曲戰役的陽城担架大隊，臨出發前，董封團長爲歡送他們參戰給演了劇，第二天清早，四區團長又帶領潞區幹部和董封老百姓、八音會，鼓樂喧天，一直送到他們到連影也看不見才回。

路上，大家情緒那樣高，桃河的老鄉說：「我婆媳婦的住九也沒這樣高興呀！」大家一面趕路，一面回想起過去給中央軍支差，一去就是一兩個月。東西哄哄民夫站上，不知道餓死了多少人。南次營的老百姓說：「我們是中央軍民夫站學過業的（即熬過的意思），抬担架可有經驗啦，過去是人家打的叫咱抬，這回是咱們搶着給自己人抬，真是一反一正！」

担架隊剛到了前方，連乾糧也沒準備，就一直跟上了戰鬥部隊。

十二月五號半夜裏，砲火響徹了垣曲城，八路軍到時就攻進了城內，担架隊的人們，眼看着咱們的部隊登城，高興得就跑去帶着部隊抬追擊砲。

戰鬥仍在繼續，登城的健兒們：有的爲人民流盡了最後的一滴血；有的光榮的帶彩了，在這些全心全意爲人民流血而犧牲的烈士面前，担架隊的老鄉們，激起了強烈的責任心，都說：「人家和我們一樣都是年青有爲的小伙子，可是他們流血犧牲爲了誰？還不是爲了咱，所以大家就不顧一切的冒着砲火去搶救傷員了。」

連村梁渠溫們兩付担架在地堰下作工事，兩個戰士在地堰上面作，敵人砲彈把上面的兩個同志打着了，梁渠溫們一見，拾着就跑，把自己的被子鋪上。六區橋合村王渠來老漢治着三個傷員。

乎受了傷的同志。担架一歪一指筋，傷處碰到痛，他們便慢了腳步，可也還是担架也動。傷處又叫喚痛，他們將担架放在地上，兩個人面對面跪着，像求我，我對你，「還怎麼辦呢？不走又不行呀！」最後他們想到兩個人抬担架，兩個人在兩邊，扶着傷員的頭。使得他不計也不痛的給背定。王老第一路上哭着給村長說：「村長，我今天經過的不行，別說人帶了彩！就是拿石頭也塔打一下也痛痛的支架。」呀！我是翻了身的人，看着咱八路軍帶彩，我怎不難受？」

水頭劉進宜老漢，才聽說他翻了，黑夜看不見，不叫他去。他不滿意的說：「我看不見？點上燈我還看不見？就是黑夜看不見吧，我白天還看不見？」硬要去前線。

担架隊的老婦們，從五號起沒有乾糧了，也沒有時間作飯，兩天一夜忍清飢渴抬担架，大家都說：「不吃也要幹！這苦難咱們自己好？」

戰場就是課堂

編者

太岳軍區政治部

出版者

太行新華書店

定價

每冊

元

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出版

